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四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立春

大厯元年
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推愁浩蕩極勝趙
曰齊人月令凡立

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
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
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
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

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鶴曰軍旅

西征僻風塵戰伐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

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洙曰萬里

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張孟陽劔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
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趙曰漢官

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
一雙公嘗為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烟
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趙曰冥冥

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兩句憂之之辭也唐彥云春甲子
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洙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
妾在巫山之陽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辯悲哉秋之

為氣也夢弼曰兼催宋玉
悲謂雨過當淒然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
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
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

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比於青山

捫蝨坐黃鳥抱書眠更自清切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

矧此數相見

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洙曰謝玄暉詩離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

雲欄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

瓦飛十里總帷分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
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
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
處私泣百歲翁車馬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復涕泗
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
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義冕
聆金鍾侍祠慙先露魏死者也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
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蔥隴前者厭羯胡後來

遭犬戎俎豆腐臙肉罌愚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
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
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
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
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
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若飄蓬

趙曰彤宮
天子之宮

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
首述明皇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

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鞍帕也鄭曰一作驂說文驢子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曰白間黼辰也畫蟲畫雉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白間窻也以白塗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朝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黃曰公時為拾遺諫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園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閬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厭羯胡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

曰俎豆腐臠肉謂汗漫祭器果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籍宮廟也蒼舒曰漢紀注果愚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己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京都奠安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
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蔥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

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
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
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
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
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
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趙曰峽開四千里千字疑
誤豈有渝州明月峽至夔

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
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
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修可曰劉孝
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
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劍
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王
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沫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栖
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
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

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釵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
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
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
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
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
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趙曰

少城成都小城也注見前巴鶯一作巴稼為是漢書劉
章云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豈多耶趙

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
洙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劔南參謀左傳獻可
否替

杜鵑

洙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
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

死其魂化為
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正

突兀奇怪欲啟後人之疑作此村樸老人
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

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
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

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
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
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
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賓謂子

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四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品品然者也是篇前後凡五杜鵑豈復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

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
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
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
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敏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
鵲耳其不尊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
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鵲耳至於涪萬
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
也不在夫杜鵲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鵲聲
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
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
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鴈賦鳴則
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
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修可曰劉越
石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荅鄭十七郎詩
云把文驚小陸即是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
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
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
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
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
追隨飯葵藿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
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

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過曰小

惠相需則侮慢無所不至沫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

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歎肩夢弼曰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江適賦駐修軫乎平原洙曰左傳魯人以為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乂為崔旰所殺時蔡著作扶其櫬以歸

公與蔡相
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

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
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
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
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
北辰亥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

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洙曰漢賈誼上政事疏可為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

謂肅宗趙曰主人指郭英又咸秦謂秦之咸陽也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弼曰亥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柏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注亥甲謂甲之黑色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夢弼

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
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
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猶聞
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師曰柴胡可煎

為飲子服之通汗洙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東坡
題跋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祀笏未復牙緋
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偶得
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遺憑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
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
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
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園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
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
雞棲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鷗曰歸楫生衣卧謂歸

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
生水衣於其上也洙曰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
搶佯瞥揆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
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
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
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
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

通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

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

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間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
授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
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
忠又請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
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武下將斬之會宰相
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
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
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
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
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

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
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
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驚鳥資遠擊

言專在外

曉達兵

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
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
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
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
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永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

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搯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
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
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

大夫士卒終倒戟

甚言文吏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
夢弼曰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捷於事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
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注髀箭也
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土吐蕃攻破之更築

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
州並有天山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婚以
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
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
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
趙曰飛兔古之神馬也修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
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
左傳癖洙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
太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
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
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姜蕤周禮熊虎為旗亘
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
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搃謂思禮守
武功以搃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
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
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

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
三日蓋自至德三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
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
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
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
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
頗蘭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
譏文勝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
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
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
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
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
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
撫緝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鶴曰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
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至未幾以受馬被殺
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而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

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祿

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薨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

泣西郊九廟起顏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

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

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

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

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

涉疲荅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

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鵬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力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益熾光弼遂檄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于中單西大破逆黨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弼畏罪有詔入朝還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趙曰槐里豈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

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道輔詩話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笑汗辱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挺之

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

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

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

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

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

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

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
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
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
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
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
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
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

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

上媿簪纓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

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孤戀反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劔閣蜀也蕭闕即靈武也謂嚴武從玄宗

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闕後

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

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夢弼曰茄鼓凝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洙曰江文通別賦刎血相視

貞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

兆尹尋坐瑄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以衛霍之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劔南節度則遷謫

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武為京兆少尹又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劔南節度又復節度劔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

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
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
鄭崇曳草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
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
鳥越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
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洙曰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
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
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
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
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此武為京兆尹及鎮蜀
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
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為此洙曰梁書何遜為建安
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
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
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
亦兼察民風也洙曰左傳晉侯疾夢二豎子居育之上

膏之下師曰以顏回賈誼為此謂武年少而殂也洙曰馬融好笛迨死客弔之詣靈橫笛田曰晉武帝拜王濬龍驤將軍濬卒葬桓山大營瑩域垣周四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洙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

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持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語之

所從生則固然矣纔貼得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

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

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
肅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轡內上又回
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
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
竟無銜檠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
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中揮翰綺
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汧墓久孤兔鄰宛彼漢中

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

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洙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許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
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尺分
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
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弼
曰翠麟馬名也趙曰下拂明月輪言鴈下而拂弓也洙
曰天笑天子之笑也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
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嚙噓注嚙噓開口而笑也洙
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
有銜檠之變注檠鉅月反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
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
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

醴按璉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辭也洙曰璉弟瑤早有聞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寫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文選行

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銜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賊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
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渭淄三州刺史
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
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
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
且進上以讒摺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
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
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
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
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千言萬恨
曠有餘情

古人不可見前輩

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
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

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
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
斂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
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
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
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

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魂斷蒼
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
簞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囓
易力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

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

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

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詩

咨嗟玉

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

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吟六公篇

公自注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

東之袁恕已洎狄相也

憂來豁蒙蔽

洙曰按邕傳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

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言邕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趙曰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與紫駟隨劍凡此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求其為文新史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洙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曰衆歸調給美擺落多藏穢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調給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雖用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洙曰邕
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張昌宗兄弟
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進曰璟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太常
議面折二張勢趙曰賈誼有鵬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
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制以竹使
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累為刺史
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
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
邕洛陽獄為比小臣指吉溫事見題下斃或作蔽非以
篇末復押蔽字左傳與小臣小臣斃希曰唐志齊州濟
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蘇
源明盈川謂楊炯也嘗為盈川令特進李嶠也皆有文
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洙曰晉
郗詵對武帝云臣對策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

此歷下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杖殺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邕有張桓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

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獻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

照蕪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勛勞願學蔚醇
儒姿文已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中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
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鬻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

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剗反為後輩棄子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拳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

懸黃金胡為投乳贐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滎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眉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

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永負蒿里餞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
洙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

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
史館多采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
德夢符曰顏延年咏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趙曰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

陪八駿虜庭悲所遣謂源明不得扈從繫于虜庭每悲
恨自遣厄八駿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
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
况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靄亦醉取
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
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洙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
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趙曰禁臠言其文之
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
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漢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蟲
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洙曰吳越王允常
取純鉤劍示薛燭燭曰光平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
始生於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陸剗屏兕鄭曰剗止允
切截也騫九輦切取也洙曰漢武帝大興祠齋房生芝
而作歌按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勸上興祠禱事

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修可曰爾雅贊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畎又音鉉炙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畎洙曰滎陽謂鄭虔也橫戶孟切胃音畎鶴曰蘇鄭相繼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錢之句詳見前注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蒿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話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
鄭州滎陽

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遣著作郎安祿山反叔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叢何技癢

公自注公長於地理

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薈叢等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圭臬星經奧

度善

地理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

以此東方之諧則稱屈甚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

文傳天下口大

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

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

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

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缺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履穿四明雪飢拾楸溪橡空
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
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
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
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公自注著作與
今秘書監鄭君

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洙曰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
膳鳥乃眩視悲憂不敢食一腐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文選鷦鷯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哀鄭虔詩蒼叢何技癢蒼烏外切草多貌叢在最新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美謂虔私著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洙曰揚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朔詼達多端應諧似優修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虔善草隸呂德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

上夢弼曰滄洲謂度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洙曰晚就芸香閣謂度遣著作郎魚養典畧芸香辟蠹
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洙曰四明山及猶溪皆在浙江
夢弼曰不見杏壇又憶度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天
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田稅歸
執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時物集遐想公追憶昔時與
度在闕中相從之樂也趙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
籍與兄子咸共為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鵠
曰鄭審與度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咸家
詩杜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
銀幡笑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洙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

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
刺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

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
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
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
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
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
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
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

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顓上君

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

大庭何心記榛梗

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末亦不及弔祭殆失畫意

骨驚

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石地慙多幸敢忘二

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

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

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

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

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
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
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嶺徼達
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洙曰堯土階三尺巢
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君堯舜之心故
未達於箕潁也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
為校書郎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
崢嶸言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
之范陽天地日蛙黽言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黽而
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鼃黽游乎華池注讒諛弄口
得志也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

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慙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慚慙為多幸矣洙曰漢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曰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并紫綬太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洙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為治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舍公鼎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言開散曲江文帙神

物欬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洙曰謝朓字玄暉為文
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賤誅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
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
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
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
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
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在
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
上請謂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
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
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詩
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

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
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後一行道文麗藻刊本道訛
道據文選改

第三頁後八行龜開萍葉過刊本開訛二據仇兆
鰲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高者挂罥長林梢刊本罥訛骨
據全唐詩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刊
本前訛有據全唐詩改

第十六頁後六七行以金為死以玉為階刊本死訛所玉訛正據三秦記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琯坐是卒廢不用刊本琯訛宮據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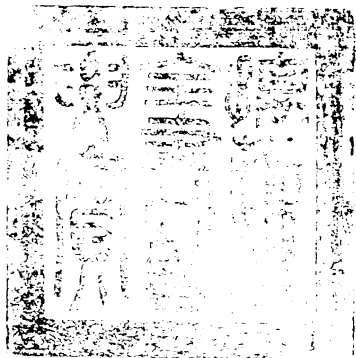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如轆如軒刊本轆訛轉據文選改

卷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刊本營訛一據唐書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漢嚴延年刊本嚴訛顏據漢書
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漢武帝天興祠刊本武帝訛
光武又宰相王璵刊本璵訛與並據通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陸學稼

皆因開鑿而成故少
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章

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烟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刺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歷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

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直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沿峽

皆因開鑿而成故少
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章

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烟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彥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

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

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

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

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來得

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之

復漢留長策中原

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歆雄圖歷

數屯

寂寞語壯浪

錦江元過楚劒閣復通秦

分之未幾而復合于彼傷感無

如此兩語舊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

半龍鱗

寂寞語奇麗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如送月

苔移玉座春

玉座

移於苔上
春惟苔耳

問閭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觸目自然

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

孰與關

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

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

契無鄰

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便不可及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

其自

負如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真大手筆蜀先主廟

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洙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憂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

卒于軍又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清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弇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語絕

○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

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
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圍不
見凹凹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
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
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
時三蜀雪消之際頽湧滉漾大木十圍枯槎百丈
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近六百年迄今不
動豈曰陣勢八天地風雲
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

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
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
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
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

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
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
當是為羽林軍帥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
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
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
自是好語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

宮聯辭冗長行路洗歌危
脫劒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
沈鐵鳳闕教鍊羽林兒
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
黥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
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
冰壺動瑤

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
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
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駟垂

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渥

注水中彥輔曰韻音習唐韻云颿颿大風也洙曰定一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沈鐵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數尾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渭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捫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覩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荊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

上畫像
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
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藥梢英靈
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洙曰若白駒之
過隙忽然而已詩式宴以衍古
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旒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
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扶桑在東故曰西弱
水在極西故曰東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

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詩之

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

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

勝深慙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
葉為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

州啟
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
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
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柏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

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柏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榦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

詩之元氣在此

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

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

難為用

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

手植古柏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
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
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
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
此則不見古柏之高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
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
置氣脉不屬嘗問須溪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塵
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

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
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
歸州之男故一以昭
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
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
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文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
貧窮取給行艫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施入波濤撇旋梢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
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

謂之舸艫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艫音葉鄭曰艫宜從徒
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渦而瀆者水之涯也今言
撇旋梢瀆撇猶過稍猶泊也趙曰瞿唐峽名虎鬚灘名
湫曰峽人以孫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秭歸縣北有

屈原故宅累石
為基見漢志注

愁

公自注強
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
巫峽泠泠非世情
盤渦驚浴底心性

獨樹花發自分明

頗帶
俠氣

十年戎馬暗南國
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
人今罷病虎縱橫

蔡寬夫詩話
子美以盤渦

驚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
頻頻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
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
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
白鶯羣飛大剝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
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

四美載歌絲綸

鶴曰中丞乃柏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柏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

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
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
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
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
歔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

語有嫌

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

用必絕侵沴根吾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挹亦無謂推轂期孤騫

洙曰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鶴曰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段子璋

反實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
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贊有

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十八

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起得便壯

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

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

與高李輩

公自注高適李白

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

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驚空相
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
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
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

食常恐違撫孤

鋪叙典實。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貝魏二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

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
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冰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其譏徵君第二句已見至

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糺

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

安毒熱新。

洙曰賈誼賦
糺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苽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
指夔州公園而

言故首云常荷地主
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萊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

莖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

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

莖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

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牽強無味

一經器

物內永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

至感動百慮端

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莖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

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率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
白菊鰻為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
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

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

蜂蠱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
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
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趙曰斬木為椿取竹織
籬苦虛竹謂虛心之苦

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柏都督公嘗為柏都督作謝
上表止是初到夔時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
勞爾

除草

公自注去蕪也夢弼曰蕪
音潛又除災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蠱其多彌道周清

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纚纚有味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

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

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藝之上皆

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洙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沾水奴僕悲
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柏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
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
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沈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
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洙曰左傳桑田巫曰晉侯

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鵠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鵠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布曰水玉水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

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如葦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
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

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
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
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

行諸如呼某乎

用意崎嶇外

趙曰公食

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
謹之句宋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
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
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
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卯方漫喫自

春生成者隨母向百駟驅趨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

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樓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

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

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甬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

彼免孤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修近

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

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

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頗苦事○洙曰籠

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柵物得其宜近譬諸
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
剖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
辭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
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

奴傳紀不錄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

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僅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渴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閭鬱陶抱長策

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御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

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

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

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

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瞰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龍穢子觸熱生病根暍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競競皇皇汗出如漿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

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
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甕
缶之變稱耳夢弼曰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
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甕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
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

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
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
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玘

鄭曰玘音沘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玘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

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夢弼曰寺

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

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

人善唱

畫舸且遲回

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

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沈淪

趙曰唐制

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

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封
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虐或

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

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謂早愈於盜又何激也

昨

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

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脩可曰莊子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洙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

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厖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厖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厖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厖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沫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暵於歌切傷暑也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則斯與前散語同

舊俗燒蛟龍驚惶

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歊洲渚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

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

熒侮猶威侮

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

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鄭曰昡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炊香靳切炙也趙曰炊字出左傳行火所炊夢弼曰要平聲薄關謂近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

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華曰寒水

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
秋二物皆涼故顯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峽

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孫曰瀘水

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

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涼

朱李沈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歛

翕炎蒸景飄飄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師曰雕胡

即菰米也趙曰暍於歇
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脩然欲下陰山雪

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何相合

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

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

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歎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鵠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

無一字不畫。洙曰呂氏春秋宓子

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闕闕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

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閉目
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春焚
巫武王親救暵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唯清秋
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
露凍堦闔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
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
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

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僊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夢符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匱匣今謂烏匱是烏中也洙

曰雨師行雨神也魃旱神也鄭曰春古慎字洙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鉤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跡踈踈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
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滾重露

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

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洙曰周處風土

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
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可曰謝
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趙曰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
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
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
蟾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滾乙業切潤也齟壯
所切齟偶許切不相值也夢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
枘方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
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
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
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
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

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
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
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
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
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瞿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
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
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
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
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
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

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
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
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
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
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苑歸驂騑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毒熱遣此不自煩
○洙曰陳孔璋檄

垂頭塌翼趙曰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
曰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于
詩也脩可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騑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

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

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晦菴語錄杜詩多誤

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

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
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
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
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
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
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趙曰白露誰能

數借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
回風起清曉萬象萎已碧
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
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
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
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

辟山揔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舫各有適漁艇息悠
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洙曰日有行
黃道赤道時

久陰雨不知日
所行何道也

種萵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
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

不進因作此詩

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萵苣何足以
比君子直以莧出之差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特似有理○種萵苣得
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

枯旱

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

奔命師伯集所使

師伯亦可用

指麾赤白日

却奇

湏洞青光起

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

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莖芳

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覓迷汝來宗生實於此

不知從何來而叢生

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

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于

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覓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趙曰漢書嘉生

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雨師風伯摘用之端木曰瀕洞雲色起貌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趙曰封已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

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

鳧鶴熊羆謂無託興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深索

秋分客

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自是

仙骨鶴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鶴曰鶴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
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勝千家邑，清秋萬估船。
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顓

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
山有此句。

灩澦堆

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

水漲半沒洙曰世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谷雲雨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此坡賦之祖

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

堂

每以諄複見意自是家數○洙曰楚俗禱雨必沈牛以答神貺爰盛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

堂外邊恐墮陸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劼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

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本中曰郭

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語態流麗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

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

閣內已有圍之者矣

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

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鸚鵡自負

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

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趙曰續段

指樂工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

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

苦語略不

費思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燕之好感哀而歎曹子建詩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
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趙曰渭水

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
響下青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
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

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

出土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沫曰漢李延年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盃久寂寞言不敢爲聲金管迷宮徵言聲之不逮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
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
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

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

蜀地賦此故覺雄勝

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鷄

鵝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

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

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

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蜚緣藥餌虛狼籍

秋風洒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烟高宴諸侯禮佳

人上客前

百韻鋪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述高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

哀箏傷老

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潺湲

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
開梨園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

杜曲煎即今龍廢水

公自注西京龍廢門苑
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

莫帶犬戎

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東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鷂

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經

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

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

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

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
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
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
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
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
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邐衾枕成蕪沒池

塘作五示捐

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遺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無沒棄捐也

別離憂

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鎬秋蔬影澗渥共誰論昔

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

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

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壇

謂空於寇盜僅存此耳

囊虛

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

北岸市暨讓西巔

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

之讓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

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

三鱸

押韻
可據

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

涓塹抵公畦稜材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

雨銀章澁

奇語下
句不稱

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

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

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行路

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

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

公自注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

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

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亦可解淹留景不延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

交隨聚散

古意不衍

澤國遶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

鑪峯生轉眄橘井尚高寒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鳶晚

聞多妙教卒踐寒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

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篋空

刮眼鏡象未離銓

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恍惚自悼。兩旋兩銓銓銓。洙曰烏蠻指

舊州以西有烏白蠻也希曰夔有鹽井煮泉為鹽洙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之回腸也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于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于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

見漢天文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
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兆喜出于畋呂望
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
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
沈佺期宋之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
伐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
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
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
音徽未達燥濕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
請謝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龍
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
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
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徵命不
就趙曰陳江總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
有山水衲賦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

衲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瀍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沈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下衆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著策攜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楊震傳三鱣一音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鵲言貧無坐席也借用

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鞮洙曰市師農人指田
遠近多云幾稜鄭曰稜魯鄧切耒曰公畦官園也洙曰
漢鼂錯傳鑿大湖廟塤垣注云塤者內垣之外游地也
塤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蒞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馨
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為
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洙曰漢匡衡傳諸
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
字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青簡殺
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雙峯寺在韶州下
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毗婆尼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
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
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
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
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
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
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

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
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
詩云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
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
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洙
曰飛涎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自謂它日離變過峽
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迦
葉言寓居僧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偃佺仙人名
香爐峯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
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
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晉
顧愷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
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
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
治目即以金
篋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

善為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

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

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亦怨甚○

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

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洗曰峽人

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

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洙曰江陵

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典有則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

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

詩

洙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

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

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

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

宛轉可傷

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誅茅謂卜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

句

君不見簡蘇溪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疊意慷慨

百年死

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飈

飀兼狂風

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花咸池之曲希

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
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
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鰲黑焉得豁心胃巴蜀倦
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
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

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
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
甘養蒙洙曰為郎未為賤公自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篴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笑一請再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篴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
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
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嶽據江湖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

事揮發府中趨

揮發非

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

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侯為愧也洙曰詩箋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侯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搥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謹案第十六頁前一行桑田巫曰刊本曰訛山據
左傳改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夢見一婦人曰刊本見訛其
據文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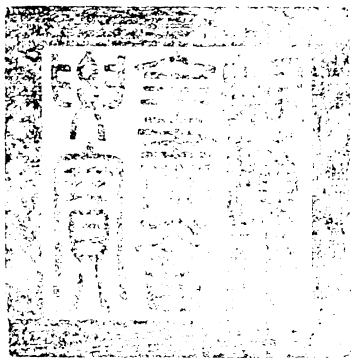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頁前三行玉盤久寂寞刊本脫久字以
形容歌聲之獨妙也刊本複衍聲字今並增刪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門求七祖禪刊本七訛未據

全唐詩改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置興慶宮刊本置訛豈據唐
書改

第三十六頁後四行筮於成都市刊本成訛城據
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